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David Halpern◎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 黃克先 · 黃惠茹◎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David Halpern 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 / 黃克先、黃惠茹 譯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2008 年 7 月出版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olity Press

Copyright © 2005 David Halper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8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社會資本 / David Halpern 著；黃克先、黃惠茹譯 . - 初
版 -- 台北市：巨流，2008.07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Social Capital
ISBN : 978-957-732-302-6 (平裝)

1. 社會關係 2. 社會價值

541.6

97008034

社會資本

原著：Social Capital

原著者：David Halpern

譯者：國立編譯館主譯／黃克先、黃惠茹譯

發行人：楊曉華

責任編輯：薛尤軍、黃麗珍

封面設計：楊芳菁

出版者：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合作翻譯出版
地址：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集英樓 2 樓

電話：(02) 86613898

傳真：(02) 86615465

帳號：01002323

戶名：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E-mail :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法律顧問：林廷隆律師

電話：(02) 29658212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52 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41 巷 12 號

電話：(07) 2235267

傳真：(07) 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 1045 號

ISBN : 978-957-732-302-6

GPN : 1009701941

2008 年 7 月初版一刷

定價 45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http://www.nict.gov.tw>

地址：10644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79 號

*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
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委員會

電話：(02) 33225558

序

15 年前，當時我還是年輕天真的博士生，卻進駐到英國最惡名昭彰的住宅地區及計畫中，想看看物質環境與居民心理健康之間是否有因果關係。當時，不論在政界或學界，這都不是個時髦的議題，我們也不期待會做出什麼成果來。

其中有一個研究是想看看，若對居住的物質環境做出一連串改善，居民的心理狀態會有什麼改變。那時，居民的心理健康狀態很糟，半數以上的成年婦女都飽受臨床上的憂鬱及焦慮之苦。有位居民的情形一直深印在我心底：她是如此地焦慮，因此在我們數次登門後，她才願意開門接受訪談。她毫不掩飾自己不喜歡住在這裡的事實，說自己與鄰居毫無往來，並認定假使鄰居看到她的錄影帶，就會想偷取。兩年後，她有了 180 度的轉變。她看起來十分輕鬆自在、快樂，並且很窩心地說自己的鄰居就像是朋友一般。她的例子並沒有什麼值得大書特書之處，然而，這樣的故事不斷在整條街上重演。憂鬱症及有焦慮傾向者的比例減少一半以上，不信任的氣氛被一種友善、相互支持的鄰里關係取而代之¹。

建築的工程並未進行得特別順利。最初的兩位承包商因為施工粗糙且不夠專業而被解約，同時一場大火也對其中一間房屋造成了嚴重損害。然而，這些變數，包括彼此對這項工程本身的相同抱怨，卻將居民們凝聚在一起，使他們能發現傳統社區的好處，但時下的社會學家一直將這種傳統社區歸為不可復得之過往歷史。

接下來幾年裡，即便我並未自視為一位「社會資本」研究者，但這類神奇的研究結果卻不斷出現，猶如一塊活化石的報告一樣。對於少數族群心理健康的研究所出乎預料地指出，聚居在條件不佳地區的弱勢少數族群成員，比單獨住

¹ 針對此個案的研究乃在 Halpern (1995a, 第七章) 中記載。

在富裕社區的成員展現出較佳的心理健康狀態。²一項針對年輕專業人士之成就的研究指出，人們儘管宣稱自己活在不分階級的社會裡，但擁有良好的家族關係這項特質，的確對他們產生出巨大的影響。³關於生活安適（well-being）的研究不願證明收入與幸福之間有強烈的關聯，但個人關係與社群關係確實產生了很大的效果。⁴針對二次戰後少年犯罪和失序逐漸升高的情形，一份大型的跨國學術調查無法找到任何解釋，但此調查並未檢視正在變遷中的社會組構（social fabric）。⁵

此處存在著一個弔詭。鑲嵌在地方層面上的傳統社群若非被視為已完全消失，就是被認為已急遽衰頹。而且，除了少數冥頑不靈的保守人士外，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人並不會對他們的逝去感到悲傷。就像評論家 Matthew Parris 曾在一場我們都被捲入的爭論裡說過的，要重回一個「快快拉上窗簾」（twitching curtains）的世界（譯註：這個動作指的是在以往守望相助的社區裡，許多人〔尤其是老人家〕常守在家中的窗前，注意是否有任何不尋常的事發生，一旦有，就迅速拉上窗簾報警或連絡鄰居），這個點子對大多數學者或政策制定者而言，都不太具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所有證據都隱隱暗示我們，類似如社會組構的東西，即便在世界主義、自由主義的現代世界中仍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數人直觀上可知——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譯註：曾任英國首相，為英國新自由主義的舵手）可能是個例外——往昔曾有一個叫做「社會」的東西，它極為重要，而且它不單單僅是形式上的制度而已。我在研究生時期曾積極參與一個跨黨派的組織——公民身分委員會，此委員會曾推行這樣的理念，⁶但在 1990 年當時，並沒有資料、概念架構或政治興趣，來促使這個議題繼續往前走。不論在政治上或學術上，時機都還未成熟。

那麼，打保齡球到底有什麼重要的……？

1997 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學當客座教授時，首次見到了普特南（Bob

² 請參考 Halpern (1993) 以及 Halpern 與 Nazroo (2000)。

³ 請見 Halpern (1992)。

⁴ 這個發現並未發表，它是在 1995-6 年於 Nuffield 大學進行的，但也可參考 Donovan 與 Halpern (2003)。

⁵ 請見 Rutter 與 Smith (1995)。

⁶ Commission on Citizenship (1990).

Putnam)。我們後來又再次見面，但這是拜他的耐性而非我的求知欲所賜。我的藉口是當時我主要聚焦在其他的議題上，像是政府應該如何與個人區分責任、第三條路等等。他無疑地是個洞見獨具的專家，把這些議題與義大利區域治理、美國人看電視的習慣連結起來。⁷

自此之後，我與 Bob 逐漸熟識，對他的研究更加熟悉，也更加尊敬他。我們在許多地方有共識，但畢竟在這個領域裡他是如此具有影響力，所以若我提出一些我們在看法上有所不同的論點，或許可以對讀者大有助益。

首先，相較於 Bob，我著重在較廣泛的社會資本定義。對我來說，社會資本概念延伸的範圍不只包括中觀層面（meso-level）的傳統社群及個人熟識的社會網絡，還包括使人際互動可能的廣泛的「生活習慣」或國家文化、地區文化。（對一些社會資本專家來說）難以想像的是，我認為「社會組織」也算是「社會資本」。因此，我認為每天在倫敦地下道裡靠左邊走是一種社會資本，但對許多社會資本專家並非如此（欲知完整的討論，請參考第一章）。同樣地，對我來說，非正式的約束力量是整套環節以及概念裡不可或缺的一環；其理由我希望能闡明清楚（例如，請參考第四章），但對普特南來說，其核心概念並不包含約束力量。

其次，我切入的角度以及旨趣更國際化，至少是較注重跨國的比較（例如，本書中的第二、四、五或七章）。美國本身是一個相當龐大、內部差異也很大的國家。儘管如此，跨國檢視確實能提供不同的觀點。這個觀點之所以不同，部分也是因為「從大西洋的另一端來看這個世界，是有些不同的」這個事實；同時，也是因為跨國的比較能使我們有機會在方法論上檢視其他類型的對比與變項。例如，從美國內部與從跨國的觀察來檢視電視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差異是非常大的（請參考第八章）。

第三，因為有觀點與定義上的差異，導致彼此間的關鍵結論出現微妙的差異。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社會資本演變的大方向究竟是「日漸衰竭」（Putnam 版本）或是「逐漸轉化」（Halpern 版本）。對我來說，即使是美國的例子，在某個程度上也可以被解讀為逐漸轉化，而不僅僅視為日漸衰竭，畢竟普遍性的社

⁷ 在該年年底前，我寫了一篇有關社會排除與社會資本的論文，稍後將它改寫、更新為一篇名為〈社會資本：一雙新的金雞母？〉的新聞報導性評論，但令人驚訝的是，即使它是在Westminster 舉行的研討會上發表，但英國智庫仍對出版此論文感到猶疑不定，擔心它所能引起的興趣很有限。當這篇論文的更新版靜悄悄地放進 2002 年的英國內閣部會表現與創新小組中後，光是在頭一個月就有一萬人下載了這篇文章。

會規範如今取代了傳統社群內非正式的認知（第七章）。當然，這並不是說轉化完全不會在某些領域中帶來影響或負面效果，比如說在心理健康方面，而這對個人及社會都會造成嚴峻的問題。

第四，我們對社會資本的文獻在政策制定的建議上，也有非常不同的觀點。尤其是，我比較傾向把重點放在政府以及大眾媒體可以扮演的正面角色，還有經濟不平等的負面角色（第九章）。當然，政策性結論中許多的差異都與我們所工作及參與的政治脈絡有關係。在瑞典寫作的 Bo Rothstein 無疑地就推導出很不一樣的政策性結論。

然後，我需要感謝很多人……

研究社會資本最棒的一件事，就是能遇到這群人。或許，正是這個領域，才會吸引到一些近乎病態的樂觀主義者前來，但包括這群人以及領導社會資本研究發展的這些人在內，幾乎都是非常能信任他人且值得信任的，他們有高度的社會參與及公民參與，心胸開闊且熱心助人——當然，也擁有眾多社會連結。比起 1990 年代晚期，如今這個領域的規模更加龐大，這不可避免地扭曲或改變了在此領域工作的性質，但我希望那股原有的精神特質仍能保存下去。

現在，該是致謝的時候了。我確信我一定遺忘了某些人，也要命地冒犯了某些人，我會設法致上適當的歉意。首先得感謝在社會資本的辯論上，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挑戰、教導並刺激我想法的同事，以及學術上的伙伴，這些人包括 Bob Putnam、Tom Healy、Mike Woolcock、Tom Sander、Richard Wilkinson、Peter Hall、Simon Sreter、John Helliwell、Sylvain Cote、Peter John、Perry 6 以及 Stephen Aldridge。在這串名單裡的兩位 Tom 值得特別感謝一番，因為他們曾細心且鉅細靡遺地審視本書初稿並提供建議。另外還有許多人以某些別具意義的方式，在我主要以探索社會資本為主的廣泛學術旅程上，刺激、影響、協助我，或在完成本書的工程上提供實際幫助，他們是：Lisa Berkman、David Blunkett、Brendan Burchell、David Good、Roz Harper、Tyrill Harris、David Held、Erika Jacobs、Louise Kennedy、Julian Le Grand、Sue Leigh、Joni Lovenduski、Vivian Lowndes、Zoe Morris、Geoff Mulgen、Avner Offer、Bo Rothstein、Jenniffer Rubin、David Saunders、Robert Sampson、Fiona Sewell、David Smith、Danielle Stolle、Nir Tsuk、Jan Van Deth、Paul Whiteley 以及

Stewart Wood。當然，必須特別感謝的是我的另一半 Jennifer，還有我那兩個很棒的孩子，他們在美式足球、古生物學和破壞玩具的功力是我望塵莫及的。

目前，雖然我仍與劍橋大學保持聯繫，但我過去三年間多半在首相策略小組（Prime Minister's Strategy Unit）中，擔任高級政策顧問。我非常感謝在社會暨政治科學院以及策略小組的同事，支持我並給予我許多彈性，使我在多種角色之間取得平衡，才能完成這本書。雖然，我在策略小組裡的大多數研究與社會資本並無直接關係，但它們經常以各種方式出現在社會資本的研究議程上。社會資本的變遷是當今社會所面臨眾多挑戰中很關鍵的一個。我們將會看到，社會資本也影響到許多重要政策成效，以及公共服務與公共財的提供。最後，我應該附帶一提的是，能在普遍認為這類議題、證據很重要且願意接納的行政機關及政治氛圍中工作，是很棒的一件事。但是，證據不僅是提供給菁英看的，也是讓我們能瞭解，並用來形塑我們所期待居住的世界。

我應該強調，這本書代表的是我對社會資本既有文獻的理解與看法，絕非政府的政策或立場。這是一本學術用書，但其內容涉及的社會科學知識是很要緊的，因為它是一面鏡子，反映了當代社會，因此我們不僅可以反思我們的社會是什麼，也讓我們能促使它變得更美好。我已許久沒有回去研究生時期所研究的許多身處劣勢的住宅地區，事實上其中有些地方已經不復存在。我猜想那些居民大概不會愛看這本書，但從某個角度來說，本書是為他們而寫。有時，你們所填寫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問卷確實可以促成某些東西，雖然那需要等一段時間。

DSH，2004年五月

目 錄

序

v

第一章 導論：概念、歷史與測量方式	1
那麼，「社會資本」是什麼？	2
「社會資本」概念的歷史	4
社會資本的三項基本組成元素	9
分析層面：從國家到家庭	12
以功能來區分的社會資本次類屬：	
黏著性（bonding）與架接性（bridging）	18
權力與「連結性」社會資本：社會資本是公共財嗎？	21
將概念串兜在一起	24
測量社會資本的過程中遭遇的實際問題	30
結語	37
第一部分 社會資本為什麼重要？	
第二章 經濟表現	41
微觀層次的經濟效應	42
中觀層面的經濟效果：做為市場的社群	48
鉅觀層面的效果：區域及國家層面的社會資本及經濟表現	56
結語：社會資本為何、如何影響經濟成長？	66
第三章 健康與生活安適程度	69
微觀層面：你只需要愛？	70
中觀層面：社群與健康	82

鉅觀或國家層面	90
結語	103
第四章 犯罪	107
微觀層面：犯罪者與受害者的社會資本	108
中觀層面：社群與犯罪	115
鉅觀層面：各國與各地區的犯罪差異	121
結論：犯罪與社會資本——各層面間的互動	127
第五章 教育	135
微觀：支持性家庭	136
中觀層面：學校與社群效果	143
鉅觀層面	151
結語	157
第六章 政府及有效能的國家	161
微觀層面：地方或次級地方政府	162
中觀層面：地區政府	164
鉅觀層面：國家政府	167
為何社會資本與較佳的政府表現有關聯？	172
總結	180
第二部分 我們能建造出社會資本嗎？	
第七章 社會資本的趨勢	185
美國的情況：30 年來持續衰退	185
其他國家的趨勢	196
找尋社會資本變遷的原因	212
價值觀與消費變遷的環境學	219
總結：當代社會資本的轉化	225

第八章 原因	229
微觀敘述：為什麼有些人擁有較多關聯，及更受信賴？	229
中觀層面的原因及社團的角色	240
鉅觀論述：文化、經濟及制度	249
綜觀：朝向一個社會資本形構與毀滅的模型	257
結語	260
第九章 政策意涵	265
主動介入的建議	266
如何介入？	267
政策的意涵：美國的教訓	273
激發微觀或個人層面的社會資本	276
激發社區層面或中觀的社會資本	283
激發鉅觀層面的社會資本	293
結論	301
參考書目	305
索引	349

第一章 導論：概念、歷史與測量方式

社會生活的特點（包括社會網絡、規範與信任），能使參與者更有效地一起行動，以追求共同的目標……簡而言之，社會資本就是指社會連結，以及伴隨而生的規範及信任。1

Putnam, 1995, pp. 664-5

「社會資本」這個詞彙，如今已變成政治及學術菁英界裡的行話了，但對一般人而言卻仍較陌生。即便是使用這個詞彙的政治人物與學者，也經常搞不清楚到底「社會資本」是什麼，或該怎麼測量它。只要稍加檢視這個詞彙的使用，你會發現它與「社群」(community)、「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社會組織」(social fabric) 有關，大略是指人們如何彼此相互連結；但如此鬆散的定義聽起來似乎指涉了一切事物，但同時什麼也沒說。因此，對某些人而言，社會資本就只是最新流行的玩意兒，只是知識分子的噱頭，沒什麼太大的意義，這個看法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對其他人來說（這當中有些是當今世界最著名的學者），社會資本是社會科學近 50 年來，所出現過最重要且令人興奮的概念。

社會資本這個概念之所以令人感興趣，主要可從兩個方面來看。第一，對許多政策制定者而言，這個詞彙掌握了當今政治上的時代精神 (Zeitgeist)：它讓人感受到腳踏實地的經濟味道，同時又重新詮釋了社會性的重要。它間接反駁了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初期，盛行於美國、英國、紐西蘭那股粗糙的政治經濟風氣——如同柴契爾夫人這句名言所說：「像社會這種東西是不存在的」。社會資本被很多人用來表述，在經濟學簡化的世界觀之下，令人感到若有所失的東西。這個詞彙的使用也反映了整個西方世界，在 1990 年代中期興起的中間偏左政黨在政治上復興的趨勢。它也暗示了為何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尤其是在前共產體制的國家），簡陋的市場模式的應用會遇上麻煩。社會資本是經濟學家過去所忽視而遺失的變項。2

第二部分則可以從近來學術研究領域所做的努力，看出社會資本這個概念受到的重視。大量湧現的文章和研究調查，都顯示出社會網絡的形式、品質以及在某些層面的結果之間是有關聯的，包括經濟成長、健康、犯罪、教育成就，甚至是政府的效能。我們常看到，各種不同學科背景的研究者個別發現這些關聯，而且他們所使用的社會資本之定義經常是互異的。直到最近，這些研究者才開始瞭解彼此的研究核心要旨之間具有共通點。

那麼，「社會資本」是什麼？

想知道社會資本為何，最簡單的方法或許是舉一些實例。大多數的人都身處各種不同的社會網絡和社會團體中。我們都有朋友，與工作上的同事們交往。我們可能隸屬於某個工會或專業團體，讓我們能跟自己工作場所之外但從事類似行業的專業人士們保持連繫。閒暇之餘，我們或許會參與某個運動性的社團或俱樂部，也可能隸屬於其他因擁有同樣興趣而組成的團體，像是打毛線、玩鐵路模型或是研究天體物理學。或許，我們也可能隸屬於某個政治團體，或更常見的諸如拯救鯨魚、關心環境或爭取槍枝擁有權的遊說團體。而在居家生活中，我們也都是某個家庭、鄰里、宗教或族群的一分子。這些日常生活的網絡就是我們所謂的社會資本，此外也包括許多有助於界定、維繫網路的社會習俗與連繫。

這種社會組織（social fabric）的存在，對身在其中的個人與社群有許多助益。而在柯爾曼（James Coleman）一篇討論紐約鑽石批發市場的論文，可說是一個經典實例（Coleman, 1988）。柯爾曼提到，在這個市場裡，商人們經常可以氣定神閒地將裝有價值數千美元以上的鑽石袋子，交給其他商人檢查，而這項舉動並沒有任何保險或正式協議。對一個局外人來說，它似乎是極度冒險且不明智的，因為似乎根本無法阻止其他商人趁機竊取這些鑽石。然而，這個市場相當成功且極有效率。在這些商人的網絡裡，資訊自由流通，交易毋需詳細且所費不貲的契約或保險就能進行。

唯有當鑽石商人群之間能緊密連繫、高度信任和彼此可靠，這市場才能運作下去。對商人而言，能夠進入這個對「行止合宜」有共同看法的同業網絡，這本身就是一項資產，在做生意時能更得心應手。然而，這種助益良多的社群或網絡，即便它對那些得以進入此網絡的人產生很大的好處，卻不能算

是種財務、物質或人力上的資本。要描述這種網絡，最好的方式莫過於視之為「社會」資本的一種形式（請參見表 1.1）。

我們稍後將看到，針對什麼是社會資本，什麼又該被排除在此概念之外，已經產生了可觀的討論與爭議。本章主要的目的，是釐清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範圍及較細緻的內涵。但是，這個概念本身其實相當簡單，或許對概念本身爭議不感興趣的讀者會想跳過，直接進入後頭的章節。社會並非由「原子化」

表 1.1 資本的形式

類型	定義
資本（泛稱）	(1) 各種曾經使用過或可供使用的物質財富，可用以生產更多財富；(2) 在扣除所有債務後，某個企業或個人仍具有的資產；即淨值。(3) 任何有利的條件或優勢；拉丁字字源 <i>capitalis</i> ，意指「為首者的」、「重要的」、「主要的」（節錄自 <i>Heritage Dictionary</i> 國際版）。
金融資本	金錢或書面上的資產；例如，在銀行裡的存款總額。雖然它可用來購買生產貨品、勞務的元素，但無法直接生產出貨品、勞務。
物質資本	有助於生產其他貨品與勞務的資產；例如，在生產過程中使用到的機械設備、裝置用具、建築設施。
其他有形資產	自然界所供給的生產要素，例如土地，這與物質資本不同，後者乃是被生產出來的。
人力資本	勞動者專業技能的積累：做事的能力；例如專業訓練。用以衡量未來賺取收入所具備的潛力（註）。
社會資本	社會網絡、規範以及對人們的身分地位有決定力的約束。衡量它的方式，是根據是否有潛力讓個人或團體的行動更有效，尤其是透過「解決集體行動的問題」這種方式來進行。

註：在此有一些對於人力資本的爭議是，除了那些能增進賺錢潛力的專業技能之外，是否也應包括其他的特質，如體力、智力、外表吸引力等。有一種看法認為，若這樣定義的話，將導致同語反覆（tautological）；人力資本包含了能增進賺錢潛力，以及不能增進賺錢潛力的個人特質。

的個人所組成，人們透過居間的社會結構相互連結，包括各種聯合交織的網絡以及共同的行為規範。這類的社會組織將大大影響我們互動及合作的對象、方式，而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恰恰是想捕捉這種在日常生活中的連結組織，以及隱然存在的合作關係。

「社會資本」概念的歷史

在現今的學術場域裡，常見到這樣的情況：年輕有為的學者自稱有某項具開創性的發現，但較資深的同僚卻說他們一直以來都知道這個現象。社會資本的研究也不例外。在許多當代社會科學的開山祖師之研究裡，我們都可看到它理論的雛型，像亞當斯密（Adam Smith）、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與涂爾幹（Durkheim），甚至有人認為，早在像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這種古代學者的著作中就能發現。事實上，若說社會資本這個概念是突顯出社群對於個人生活福祉的重要性，則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獻上就可發現這個概念（例如《易經》，請見 L. Sun and Jiang, 2000）。

今人對於人際連繫在社會中扮演之角色的興趣，早在 150 年前托克維爾對美國的觀察就已可見其先聲。他特別強調他所認為的美國民主制度之基石就是：「在我眼中，沒有什麼比起美國的知識團體及道德社團更值得被注意。美國的政治團體及產業團體很容易吸引人們的注目，但其他的社團卻常被忽視。」（de Tocqueville, [1840] 1960, p. 517）托克維爾認為「社團統合了個別心智所產生的能量，並強而有力的將人們指引到一清楚明確的目標。」（同上，頁 190）這大大地促成了社會合作的產生，或用當代社會科學的語言來說，即促使集體行動的問題得以解決。這種結社的生活也成為一股解消個人主義危險的力量，若非如此，個人主義最終可能墮落為「一種過度的自戀，以至於人們只從自己的角度來衡量一切，或忽視他人的利益」。托克維爾認為，在結社生活裡，「藉由人與人之間相互的行動，感覺與想法被汰舊換新，心靈更寬廣，同時也培養了識見。」（同上，頁 515）

雖然政治學者最常徵引的對象是托克維爾，但與今日許多社會資本的研究遙相呼應的觀念卻可在另一位 19 世紀學者涂爾幹的著作裡找到：「一個國家（nation）唯有在以下條件中才可能維繫，即在政府（state）與人民之間能安插一系列的次級團體，讓個人在行動上足以被強烈地吸引，並以同樣的方式

牽引著他們進入社會生活的普遍潮流裡。」(Durkheim, [1893]1964, p.28) 涂爾幹觀察到，即便在最個人主義的層面上，若要理解個人的行為，亦無法抽離社群的特點及其所鑲嵌的人際關係。他最著名的作法正是對自殺進行實證分析，藉此來說明此一論點。他發現，雖然自殺被認定是一種純粹個人主義式的行為，解釋自殺率最好的方法卻是從個人以外的社會力量著手。尤其是涂爾幹揭示了在混亂失序與社會連帶薄弱的社會及團體裡，自殺現象要普遍的多；相反地，高度融合且連帶緊密的社會中，似乎就可以「透過道德上的相互支持，防止個別成員走上絕路；其進行的方式並不是藉由個人自己的資源來幫助他們，而是帶領個人一起享有團體的能量，並在他們自己的資源耗盡時成為他們的支柱。」(Durkheim, 1897, p.210, 引自 Berkman and Kawachi, 2000, p.175)

經濟學家有理由可以宣稱，社會資本這個概念的先聲同樣可以在他們的學科裡發現，並可追溯到 18 世紀亞當斯密的研究裡（雖然其他學科的人士也可能宣稱，亞當斯密也是他們陣營裡的人！）。亞當斯密早年即暢言市場的好處，他的論點相當聞名，此外他還很重視在維繫此市場的過程中，相互共感 (mutual sympathy)、網絡與價值觀的重要性 (Bruni and Sugden, 2000)。他舉的例子不全都是正面的，例如他曾提到「商人們的聚會」(merchants meetings) 成為他們達成共謀的機會，一同為了獲取更多的私利來欺瞞大眾 (A. Smith, [1776] 1979)。然而，雖然這個起始看起來如此大有可為，但普遍說來，經濟學家對經濟生活裡社會網絡和社會規範所扮演的角色並沒有太大的興趣。當然還是有些例外，像費沙 (Irving Fisher)，他早年嘗試擴大資本的定義，想將「社會組織的形式」含納進來 (I. Fisher, 1906)；或是科斯 (Coase) 曾出版討論廠商性質的著作 (Coase, 1937)，以及 Loury 關於不同種族之收入差異的研究 (Loury, 1977)。但直到最近之前，大多數經濟學家對這個領域實在是興趣缺缺 (Piazza-Giorgi, 2002)。

根據普特南 (私下信件，同時見於 Woolcock, 1998) 指出，最早使用「社會資本」這個特定詞彙的似乎是 Hanifan (1916, p.130; 1920, p.16)，以此指稱「那些影響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有形資產，即組成某一社會單位之個人與家庭之間彼此的善意、交情、共感、社會交際。」(1920, p.78) 關於 Hanifan 使用這個字眼，有兩點值得一提。第一，它的定義十分類似今日的用語，更強化了過去與現在的思考之間具有的連續感。第二，Hanifan 選擇這個詞彙，是因為他覺得運用這個經濟的語言，比起訴諸「較平凡無奇」的社群概念，更能讓與

他討論的那群實事求是的商人印象深刻。他的策略性考量也恰恰呼應了當前許多社會科學家的情況：為了向一心只考慮金錢的政策制定者解釋此現象的重要性，因此決定使用這個詞彙。

雖然許多研究者持續在與 Hanifan 關注的相關議題裡努力，像是本於地緣關係的重要性（Young and Willmott, 1957; Jacobs, 1961; Gans, 1962）或是「社群的能力」（community competence）（Cottrell, 1976），但「社會資本」這個詞彙並未被廣為使用；當它真的被使用時，又幾乎都是在互不相干的專業文獻裡（例如在 Jane Jacob 於 1961 年的研究；在 Lee Martin 於 1963 年 *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 發表的論文；在 Servadio 於 1976 年發表討論黑手黨歷史的文章裡）。

主流學術圈是到了 1980 年代末期才對這個概念產生興趣，當時歐洲與美國一些優秀的社會學者注意到了這個概念。歐洲學者布迪厄（Pierre

7 Bourdieu）提到，經濟學者的世界觀主導當前政策與社會科學的思維，但他們卻忽視了社會及經濟生活裡許多領域的重要性（Bourdieu, 1986）。他認為經濟學的正統刻意將自己限縮在社會認定為「經濟實踐」的範圍裡做研究，但這麼做將無視於以下事實：「資本展現在三個基要的類別上（每一項又各自有其次類別），即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119）他為社會資本提出了這樣的定義：

社會資本是真實的及虛擬資源的總和，它能加諸個人或群體，方法是透過擁有一個具持續性的網絡，此網絡則由制度化程度不一的相互熟識或認識之人際關係所組成。資本有各式各樣的形式，瞭解這個事實，是我們解釋分化後的社會結構與動態之先決條件。（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p.119）

幾乎與布迪厄有相同想法的是美國社會學家柯爾曼，他發表了一篇引發許多學者興趣的論文。事實上，柯爾曼在某個程度上可說是與布迪厄共同合作，他和布迪厄一樣，提出了一個含括非常廣泛、不單限於狹窄研究領域的社會資本概念：

社會資本乃是由它的功能來定義。它並非單一的實體，而是由很多種不同的存在物所組成，這些存在物之間有兩項共同的元素：由社會結構的某些